

【黄河三角洲研究】

小剧场渔鼓戏《今夕何夕》中
人物形象的悲剧性研究

李彦红

(山东航空学院 人文学院, 山东 滨州 256603)

摘要:山东滨州的小剧场渔鼓戏《今夕何夕》讲述了如月、云良和怀玉三个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充斥其中,体现为孤苦命运的缠绕、美好家庭的幻灭和社会理想的破灭。究其原因,有自我意志与他人意志的冲突、善良聪慧的两重性,以及无法摆脱的身份束缚。《今夕何夕》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再现了人对命运的抗争,给人以善恶抉择的启悟,以及基于悲剧美的精神升华。

关键词:小剧场;渔鼓戏;《今夕何夕》;人物形象;命运;悲剧性

中图分类号: D 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5.03.013

《今夕何夕》是由臧宝荣编剧,刘军章导演,由滨州市沾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 2024 年上演的一场小剧场渔鼓戏。该剧通过如月、云良和怀玉三者之间的爱恨情仇,演绎出了一曲荡气回肠的人间悲歌。该剧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渔鼓戏和《诗经》、《唐传奇·义侠》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因其题材、舞美等多方面展现出的“先锋精神与创新意识”^[1]备受关注。其中,剧中人物悲剧性的呈现更使得该剧大放异彩。本文以此为着眼点,从人物形象悲剧性的体现、原因,以及意义三个方面探讨小剧场渔鼓戏《今夕何夕》带给人们的艺术思考。

一、渔鼓戏《今夕何夕》中人物悲剧性的特点

渔鼓戏《今夕何夕》中,剧中人物形象都呈现出了悲剧性的特点,其共同表象便是苦命。这里的苦命既有“受尽欺凌”、“痛似万箭穿”的身苦,也有“求生不能”、“葬身生父之手”的心苦,尤其

是剧中三个人物死亡的结局更是将该剧的悲剧性推向了极致。而貌似复杂的苦命背后,该剧实则还有一个着眼点,即人物的孤苦;围绕着这个着眼点还存在一条隐线,即“孤苦—弥补孤苦—超越孤苦—孤苦的不可超越”。也正是因为孤苦的不可超越,才注定了悲剧的必然。

(一)孤苦命运的缠绕

孤苦,顾名思义,不仅是孤独的,而且是痛苦的^[2]。剧中如月、云良和怀玉三个人物的设定都与“孤”字相关。其中,如月是“孤女”,云良是“孤儿”,而怀玉则是“孤老”。其中前两者是“自幼孤苦”,后者是老来孤苦。

如月的“孤女”身份是由于母亲早亡和父亲的不在场造成的。实际上,关于父亲,如月并不是完全未知的,母亲的遗物玉笔,“书香门第,吴氏之后”的自称,以及母亲是“被一薄情人哄骗抛弃”的定位,都证明如月对父亲是有些许认知的,但并不十分明确,只因,在她的人生中父亲从来是不在场的,而这也是为何在青楼期间,如月会

收稿日期:2024-12-06

作者简介:李彦红(1982—),女,山东青岛人,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

E-mail:hope-love-2000@163.com

“苦心学艺,欲自赎自身”的原因之一。因为身为“孤女”的她在没有人保护的情况下,面对“受尽欺凌”的苦难,除了自己,是没有任何亲人可以依靠的。

与如月相同,云良也是因为没有父母而成为孤儿。但不同的是,云良根本就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谁,也回答不了我是谁的问题,只因他这个孤儿是“无父无母,无根无基”的,就连去赶考也是借用如月的身世。也就是说,云良自出生就处于一个身份困惑的状态,这深刻影响了他的自我确认^[3]。而剧中云良的贼师父、他成长所在的贼窝等更是暗示了其身份的不正当性。自小学毒,后又潜入吴府被擒,似乎他做的都是见不得光的事,成了见不得光的人。即云良的身份困惑与其特殊的成长经历使得其与这人世间的大多数人都不同,这也是独属于云良的“孤”。虽然在云良娶了如月后,“孤”被打破,但苦还是持续着的,主要呈现出的也是穷苦,“隐山野度日月苦中带甜”、“贫贱”等均暗示着婚后的云良和如月过的是清贫的日子。

与前两者不同,怀玉的“孤”主要体现在“孤老”上,曾是有妻室、有情人的他在情人被赶走,发妻亡故后变成了“孤老人无依靠”,只落了个“年过花甲,无儿无女”的境地。而怀玉最初就是个“潦倒落魄”的“穷书生”,在发妻亡故后遭遇了“吾家破败”,在十年后重遇如月时更是“衣衫褴褛”,其孤苦一览无余。

综上所述,这个“孤苦”的着眼点很好地诠释了人生中孤独与苦难的如影随形。如月、云良、怀玉三者的“孤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个体的人在身世与处境上的艰难,也同时诉说了关于人生孤独与苦难的两个哲学思考。

(二) 美满家庭的幻灭

因深知“孤”之苦,剧中的三个人物都是渴望家庭的,企图以构建美满的家庭来弥补各自的孤苦。如月主要体现在对“良人”的寻觅上。《诗经》有云:“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因“古代妇女称夫为良人”^[4],据此可知,剧中的“良人”对应的人物应是云良。该篇剧名便取了《今夕何夕》,在“楔子”中的这段唱词,更是在开篇便点了题,同时也说明了《今夕何夕》是与“良人”相关的。剧中,如月虽出身青楼,却

是“冰心一片。卖艺不卖身,非良人不嫁”,即“良人”是如月择偶的标准,更是其弥补孤苦的方法,是其活下去的意义。然而花魁之夜,“价高者得”的标准一下子打破了她的理想,因为如果顺从这个现实的标准,那如月的对象就是剧中呈现出的能出高价的,却只是羡慕她“美极艳极”的外貌,惦记“春宵一刻值千金”的庸俗之物,这非良人。为此,如月选择了自杀。这里如月的自杀是对现实的反抗,也是对理想的守护。

如月的这份坚持终让她觅得理想中“一片赤诚”的“良人”,成就了爱情。通过丈夫云良“海棠芍药摘几朵,我予娘子插鬓边”的浪漫,以及其挑水灌缸、豆米装仓等日常家务的周到,可知如月真的过上了她梦寐以求的“遇良人琴瑟和两情相悦”的生活了。后来如月有了身孕,云良也不负她所望,科举高中,而且无论怀玉说什么也不抛弃糟糠之妻,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好。

然而,该“良人”却给了如月两连击。第一次打击是云良对娘子十年的欺瞒。了解云良过去的怀玉就曾说过如月“嫁夫君非良人毫不知情”,而在怀玉揭出云良曾经是贼时,从如月震惊的反应,以及“原以为遇良人神仙美眷,闻此言如雷震寒噤连连”的唱词来看,云良并非如月心目中理想的“良人”。但是,对于这一次打击,哪怕是苦笑,如月也选择了接纳,只因“我不识他时他为贼,我识他时他为良人”。

第二次打击是云良的“故作负心”,云良在假装绝情教育怀玉时,正当如月毒发难耐之际,然而如月从丈夫口中听到的却是“我寒窗苦读一朝中第,断不能为她断送前程。义父毒杀,实是助我加官晋爵扬名后世”、“将来如你所愿,另娶门当户对,清白女子”。这对如月来说可谓晴天霹雳。怀玉“薄情寡义枉为丈夫”、“忘恩负义”、“白眼狼”等骂声更是让“良人”成了“负心”人。

虽然云良的负心并非真的负心,但最终,如月毒发,惋惜“人世间多少对伉俪佳偶,一念间阴阳隔生死离散”。而直接导致妻儿命丧黄泉的云良本人,也表明“娘子死,云良怎配独活”,并拿之前给如月护身的短剑自杀。比起生死两隔,死亡似乎让这对曾经的伉俪佳偶再次走到一起。可是,活着的时候,他们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对方,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随着死亡的到来,如月

对美满家庭的期待也终成幻影一场。

与如月一样,云良在这个世上也没有任何亲人,这也使得他对家庭尤其渴望,而这份渴望首先体现在他对家庭的依恋上。在剧中,他乐于献花给娘子,思虑的都是“缸里缺水心里慌”、“房顶豆米怕雨降”、“厨灶草灰需打扫”等家庭琐事,而且“灌满缸”、“装进仓”、“清了膛”等行为可以看得出云良对家事照顾得无微不至,虽有大才却安于“隐山野度日月苦中带甜”,但对待如月一再催促的科举,他的态度却是“无意读书卷”、“启程之日再三拖延”,即他根本不想离家,也无心科举,最后去考也是因为如月一再催促,为了满足娘子的心愿。而后来当怀玉揭穿如月身份之时,云良更是明确表示“还望娘子不离不弃”,即有娘子的家庭才是云良向往的生活。

云良对家庭的渴望还体现在他奉怀玉为义父这件事上。怀玉曾经帮助过云良,但同时也是知晓云良过去身份之人。如月对自己过去的身份问题就曾几次刻意回避,几次出言否认。云良虽也为此“正色”过,但在拜认义父时却似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只记怀玉当年救命之恩,而且在知其无儿无女的情况下,主动请对方收自己为义子,甚至说服娘子共同服侍怀玉。他在科举高中而归后也表示“一定尽心侍奉,让义父颐养天年。”尤其当云良看到如月要杀怀玉时,他甚至主动替了怀玉,只为保怀玉周全。这其中虽不无报恩之意,但“义父”、“侍奉”,甚至代死的行为,似乎也在倾诉着云良对父亲这个存在的渴望。

然而,面对给娘子下毒的义父,云良选择了不能原谅,而对错将毒酒劝娘子喝下的自己,云良更加不能原谅,因此,在娘子“救不得了”的结局面前,云良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与前两者的境遇不同,怀玉原是有家庭的,但是这个家庭因“发妻有疾不能生育”而变得不完整,通过后来他与另一女子青梅结合得知其“结珠胎有后,几经喜欲狂、喜欲狂”的态度可知,怀玉对完整的家庭,尤其有子嗣这件事情是非常在意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他在误认为云良就是自己亲子时会那样的兴奋,想到将来的子孙三代时会那样的疯狂,在得知自己所杀是亲生女儿时又会那样的绝望了。

综上所述,剧中三个人物都在渴望家庭,想

通过美满的家庭来实现对孤苦的弥补,但是偏偏最后要觅“良人”的如月失去了良人,只求与娘子白头偕老的云良失去了如月,一心只为子孙的怀玉亲手毒杀了骨肉。终于,美好理想都走向了幻灭。与此同时,对孤苦的弥补也成了不可能。

(三) 社会理想的破灭

马克思曾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5]在初步通过美满家庭实现了对孤苦的弥补之余,剧中的人物又想通过社会的理想来实现对现实物质之苦的超越,而这个能够让“一领青衫”和“贫贱”一朝之内就得以改变的方式便是“科举”。

如月在觅得她心目中的“良人”后所做的,便是“督促读书卷,备考大比年”,而且不断地在“打发启程人”,目的是“盼郎君一朝登科得功名”。由此可见,在古代,如月一介女子无法通过个人努力实现她的社会理想时,便把希望都寄托到了丈夫的身上,希望丈夫能够借助科举“一改贫贱跃龙门”。

与如月相比,云良是不想去考科举的,从后来他一举高中的结果来看,云良绝不是没有科举考试的实力,而是另有原因。其一便是看破富贵功名,“良景醉心田”、“要什么前程”等都表明云良并未将人间的富贵放在心上。二是有难言之隐。从“至爱如愿涉险也心甘”的决断来看,云良考试是有风险的,而联系十年前他对贼窝的叛变,土匪甚至去追杀帮过他的怀玉这段往事,不难推测,这里的“涉险”也应与此相关。再结合云良与如月“隐山野度日月”的状态,可见云良是不想与有可能涉险的社会产生联系的。但是不愿归不愿,为了不让娘子的“心愿断”,云良还是选择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科举,虽然其初衷与如月不同,但结果却与如月所求一致了。

怀玉对科举也是执着的,从他之前能从一个穷书生做到官员这点来看,其经历应与科举也有关系,或者官场的沉浮也让他早就深知科举的重要性。从云良高中后怀玉“得意”的神情和其口中“改邪归正”的表述可知,在怀玉心目中,科举才是正路,得中才会“飞黄腾达、光宗耀祖”。

综上所述,三人中有两人是极度推崇科举的,一人也为满足娘子心愿选择了听之任之,随

着云良的高中,科举这一摆脱困苦现状、实现社会理想之路的功效似达到了顶峰。然而,这条路也存在着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其一是云良欺君。云良在科考时借用的是如月的出身,所以他关于身世的发言都是假的,连云良都知“我乃盗贼出身,已然犯了欺君之罪”。怀玉也讲:“若此事被揭发,慢说做官,你性命堪忧!”因此,仅凭这一点企图通过科举成功这条路摆脱所有困境也是不可能的。

其二是如月出身娼门,根据当时的规定,“娼优隶卒,三代不得科举”,即若是如月过去的身份被揭发,即使云良科举做了官,他之后的三代也不得科举。

其三是云良对科举结果的态度,一如其赶考前一样,实则并不在意。“说什么蟾宫折桂,道什么金榜题名。哪如我鸳鸯双影,哪及我白头誓盟!”直接道出科举在云良的心目中的分量。

这些不稳定的因素让云良科举之路充满着不可估量的变数。为了给这条成功之路肃清道路,怀玉选择毒杀如月,这导致的死亡结局直接给科举的成功画上了终止符。但即便不是如此,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也注定着科举这一实现社会理想、摆脱人间之苦的路不可能真正成功。

二、渔鼓戏《今夕何夕》中人物形象的悲剧成因

(一)自我意志与他人意志的冲突

《今夕何夕》中,充斥着自我意志与他人意志的冲突,而也正是这些冲突,演绎出了人间一场又一场的悲剧。这种自我意志与他人意志的冲突在如月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大致可以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该冲突主要集中在如月与青楼及青楼宾客之间。如月自小就跟着母亲在青楼长大,母亲去世后,她便理所当然地入了火坑。而显然,让孤女入火坑是青楼出于利益的考量,并非如月本人所愿,这从后来她“苦心学艺,欲自赎自身”便可看出。只不过,此时的青楼与如月意志尚有相通的一面,即“学艺”,因此,虽有冲突,却处于暗流涌动的状态。这点和云良与贼师父开始的相处模式也极为相似。后来一有机会就叛离贼师父的云良,与作恶多端的贼师父定是

不相容的,但他开始时却能得贼师父用毒的真传,也证明此时的冲突尚未显现。对于如月来说,冲突的第一次爆发是在花魁之夜,“价高者得”、“此女吾志在必得”等喧嚣分别代表了青楼的利益至上和宾客赤裸裸的欲望,这些也都是他人的意志,然而这些他人的意志全然没有顾及如月“卖艺不卖身”的原则和“非良人不嫁”的意愿。作为一个柔弱女子,她无力对抗青楼的钳制,于是,一场自我意志与他人意志的冲突以一种堪称惨烈的形式爆发了出来,如月选择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来捍卫她的意志。与此相仿,云良用叛离的方式与贼师父划清了界限,但是同样担负了生命危险的代价,被贼人追杀受伤逃亡的怀玉,云良身上的短剑,以及其赶考前担心的“涉险”等均是相应的写照。

第二个阶段的冲突是属于如月和云良的,这个阶段的冲突并不似第一阶段那样激烈,但也是存在的。由于对科举的理念不同,如月和云良对待科举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不想考取科举的云良面对娘子几次三番的催促,却总是找理由拖延便是很好的例证。以如月为基点,若说第一个阶段中他人意志强加在自我意志之上,并对自我意志进行了压抑,那么第二个阶段中如月就成了云良的他者,并把她的意志强加在云良之上了。好在这段冲突的解决方式比较柔缓,即使云良也曾明确地表达过“娘子,不去了吧”,但也只是商量试探的口吻,因为云良对如月的爱,他终是选择藏匿起自我意志,顺从如月的意志。

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如月与怀玉的冲突。其实在十年后如月第二次救下怀玉,怀玉认出恩人时,两者的冲突便已显现出来。如月不希望被人认出,不希望有人提及她不堪的过往,而怀玉则不仅几次揭出,还有白绫的证据。如此,一场不想被揭出身份和想揭出身份的冲突便在如月和怀玉间悄然展开了。若是没有后来的怀玉误认云良为子的情节出现,这场冲突也许会如之前如月与云良的冲突一般悄然消逝。但是,当事情发展到为了云良和吴家三代,怀玉认为如月必须离开,但是如月因有身孕,不想重蹈母亲的旧辙,想要留下,甚至认为只要杀了怀玉,便不会再有威胁时,即如月和怀玉发展为“走”与“留”,甚至“生”与“死”的冲突时,自我意志与他人意志的冲

突便发展到了一个高潮。于是,属于如月的第二次大爆发便出现了,她选择了夜杀怀玉。然而,且不说云良想要救人的想法与如月不同,就连如月本人也因为一念善心,而放弃了这次解决冲突的机会。

于是,如月和怀玉之前未完成的揭开身份的冲突再次上演。然而,身份的冲突虽以如月顺着怀玉的意志自揭了身份结束,怀玉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因为云良与怀玉之间也产生了冲突,而且云良也没有屈从怀玉,反而选择了“不赴任”、“不休妻”。据此,杀掉如月便成为怀玉最后的选择,悲剧也成为必然。

类似的冲突在怀玉和他的发妻、发妻与青梅等中也均有体现,正是这些冲突,一步步将矛盾激化,也推动着剧中人物不断走向悲剧的命运。

(二)善良聪慧的两重性

《今夕何夕》中三个人物都被赋予了善良聪慧的一面。在剧中,如月三救怀玉,怀玉救助云良,云良报恩认义父甚至想代怀玉而死,这些都是剧中人物善良的表现。同样,面对追杀怀玉的贼人,如月先是“藏伤者”,后又“手指窗外”,在为怀玉包扎好伤口后,会“推其出门”,让其“快走”;面对追杀自己的贼人,怀玉会选择到自己熟知的人员复杂的青楼去避难,为赶如月离开云良,会多次假意做戏;无心读书的云良会一举高中等;这些都是剧中人物聪慧的一面。可以说,善良聪慧是人性美好的一面,是光辉的存在。

然而,只有聪慧配合着善良,而且善良还是真善时,才是真的美好。剧中十年前的云良是个贼,当时的他就能被称作“小毒圣手”,不可谓不聪慧,但在甚至可以杀人的贼人团伙中,这种聪慧不仅与善毫无关系,反而是在助恶。同样,怀玉为了逼走如月,虚情假意地假装报恩告知对方云良是贼,又故作心疼地劝其离开,可是这却逼得如月一个弱女子“求生不能”,甚至动了杀心,这样的“聪慧”同样也是遭人唾弃的。

除此之外还须注意的是,善良和聪慧是具有两重性的。云良在出门赶考前就曾提出三忧,其中一条便是忧如月“心如菩萨”,在如月反问“心如菩萨,反倒不好?”时,云良的回答是“恐招祸患”。正如西方谚语“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意铺就的”反映出善也是要辩证看待一般,事实证

明,云良的说法不无道理。正因为如月在花魁之夜救了怀玉,才有了后来怀玉以她的出身相逼;正因为如月没忍心杀死怀玉,才有了怀玉的下毒反杀。而同样,正因为怀玉帮了云良,才导致自己被贼人追杀;正因为云良报恩心切,才使得如月处处受制。

同样,聪慧也是如此。《今夕何夕》中的云良是个绝顶聪慧的人物。然而,在怀玉下毒杀如月之时,云良也自以为是地放入了解药,并劝说了本不要饮酒的如月将酒喝下,而这也是导致如月和其腹中胎儿身死的直接原因。换句话说,云良太过信任自己的聪慧,以为自己能够掌控一切,殊不知他把自己等同于神时,如月未告知他的腹中胎儿却成了变数,他的解药不能对症下药,等于说,是云良的“聪慧”直接让妻儿丧了命。

(三)无法摆脱的身份束缚

在《今夕何夕》中,如月、云良、怀玉三个人物的悲剧命运,与其无法摆脱的身份束缚有直接的关系。

如月出身娼门,这是从她的母亲青梅那里已打下的烙印。通过剧中如月之言可知,“母亲是青楼名妓”,后来为了抚养如月长大才“重回青楼做苦工”,受尽苦难,最后“苦撑几年撒手去”,才有了“从此孤女——入火坑”。即如月的母亲是青楼女子,如月自小就在“青楼长大”,这出身娼门从如月出生时便已坐实了。而后来,无论是如月口中的“苦心学艺,欲自赎自身”也好,还是怀玉口中的“她相貌谈吐,诗文才情,怎会是乡野村妇”也罢,如月不仅在青楼长大,甚至还做过“青楼头牌、当年花魁”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十年前的花魁之夜,意外闯入向她求助的怀玉更可让她娼门的出身无处遁形。

对于娼门,当时人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剧中在讲怀玉和青梅的一段情时是这样介绍的,怀玉沉浮官场后“不惑年得青梅暗暗成双”,以致“后置金屋藏”。其中的“暗”、“藏”等词清楚地表达出,即使在爱人面前,青梅也是个见不得光的存在。更不必提怀玉的发妻发现此事后,“夫人怒暗驱赶不知去向”。一个青楼女子的弱势和不被所容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就连如月本人,对自己娼门的出身也是十分介意的。当她十年后无意间再次救

得怀玉后,怀玉曾指出“十年之前花魁之夜,那春香楼上”如月曾救过他一次,当时如月的反应是大惊,而且矢口否认,“我乃寻常民妇,非你所说花魁。”可见如月是非常介意有知晓她出身之人的。后来在怀玉告知云良,如月出身娼门时,云良的反应是“(惊问)什么”,而且坚持说“如月虽出身乡野,但一片清白”,可见虽然琴瑟和谐,但如月从未将自己的真正出身告知过丈夫。

社会对娼门的态度是“娼优隶卒,三代不得科举”,这也是导致怀玉对如月动了杀机的原因。这条封建社会的规定就像是魔咒一般,困住了怀玉,也伤害了如月。其实,怀玉最初与青梅在一起,知道对方怀孕后,是“喜欲狂”的状态,但当时他是有发妻之人,而且他“遇发妻得荫蔽沉浮官场”,后来更是“前妻亡故吾家破败”,可见怀玉夫人的影响力是十分了得的,不难推测,当时即使有了孩子,那孩子也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发妻之子。但云良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月是云良的发妻,云良对如月一片痴情,根本不会停妻再娶,所以,一旦有了孩子,那这孩子就会和如月一样,从出生就被打上娼门之后的标签,再加上社会的规定,势必影响子孙三代,因此,怀玉才动了杀机。

与如月一样,云良也不是高贵的身份,而是“盗贼出身”,是“贼子身份”。从怀玉饮酒时喊出了云良的原名“小爪子”时,云良立刻正色道:“义父,我叫云良”。可以看出,云良也不希望自己过去的身份被揭开。同样,云良对自己心爱的娘子,也选择了隐瞒身份,当然如月对此的解读为“有所欺瞒,定不想我徒增烦恼”。纵观剧中云良对如月的呵护备至,可知如月的这种推断也不无道理。但盗贼出身,相比如月的合法,云良甚至是非法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上所有的人,包括如月自己都对娼门的出身心存芥蒂时,他却反逼问怀玉,“为何要拆穿如月?”即,在云良眼中,他与如月没有什么不同,甚至他的身份也并不比如月的娼门要好到哪里去,比起所谓的荣华富贵,他更重视能与他一同生活在阳光之下的如月。因此,云良可以为如月放弃一切,甚至高中也不去赴任,但也恰恰是云良的这个选择,让怀玉走到了最后一步,为了他认为的儿子和他吴家的三代,选择毒杀如月。

怀玉最初是个穷书生,借发妻之势才得以沉

浮官场,因发妻不能生育又选择与青楼的青梅在一起,这至少可以证明怀玉对女人并没有什么情专不二的思想,包括怀玉寻不到青梅也只是“心内疚常噩梦夜夜牵肠”。至于牵肠的是青梅还是她腹中胎儿不得而知,但从如月“被一薄情人哄骗抛弃”的判断来看,怀玉对青梅也并非那么有情,否则他不会连青梅重回青楼都不知,也不会放任自己的孤女流落青楼了。这也是为何云良高中之后,他会想尽办法拆散云良夫妻,让云良再娶的原因。

从穷书生到官员,不难推测,科举在怀玉的生命中应当也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如今云良又科举高中,再次拨动了怀玉心目中的那根名叫“科举”的弦,再想到将来的“小孙孙”,“娼优隶卒,三代不得科举”便成了怀玉的羁绊。因此,让如月消失便是怀玉必然的选择。

三、渔鼓戏《今夕何夕》中悲剧人物塑造的意义

(一)对命运抗争的再现

从古希腊起,命运悲剧便备受关注,以《俄狄浦斯王》为代表的命运悲剧中所体现出的人性自由与悲剧命运的抗争^[6],更是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在《今夕何夕》中,也同样提出了面对孤苦的命运,人类应当如何与命运抗争的思考。

《今夕何夕》中,三个人物都对孤苦的命运做出过不同程度的抗争。其中,尤以如月的抗争最多,也最为醒目。如月是个在绝境中挣扎的小人物,但是她又非逆来顺受的牺牲品形象,而是具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强性格,这就决定了在每次冲突时,如月可以不惜代价的去争取她的胜利,甚至以命相拼,不惜杀人。不得不说,如月的抗争方式是惨烈的,是极端的,但这背后,却更加清楚地诉说了底层人的不易,以及她对命运的不屈从。

而同样,云良会把握住机会果断地选择逃离贼窝,发妻不能生育的怀玉也会金屋藏娇想要为吴家留后。撇去道德不谈,这些都是个人对命运的抗争,无论是什么方式,结果如何,个人的自由意志在抗争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确是事实。

然而,在尊重个人自由意志的基础上,《今夕

何夕》还抛出了一个问题,便是发生冲突的自我与他人意志都是个人的自由意志。这里既包括人们为之钦佩的如月对青楼宾客的反抗,也包括为人所不齿的怀玉为子孙昌盛却选择了恩将仇报。《今夕何夕》中提出了在为人在命运面前的不屈所感动时,同时也要理性地关注善恶。

(二)关于善恶抉择的启悟

正如上文所言,谈及《今夕何夕》的主旨,至少应包括“善恶一念之间”、“人性本善”等^[1]。与很多其他戏剧作品一样,《今夕何夕》中也塑造了善恶的对立。但与传统的善恶对立不同,《今夕何夕》中的善恶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至于是会向善还是向恶则在人一念之间的选择当中。那么人应当是向善的还是向恶的,这便是《今夕何夕》给出的另一个人生启悟了。

关于恶,剧中云良曾言“你不除恶,恶却要你命啊”。无疑,《今夕何夕》中人物的悲剧是由恶念引发而导致的结果。而引发恶的因素诸多,至少包括两点,一是自私,二是贪念。

关于自私。怀玉在误会云良就是自己的儿子之后,完全忘却了如月曾经三次相救的恩情,想的只有如月的娼门出身会影响到他吴家三代无法考取科举,且用尽一切办法要逼迫如月离开,最后甚至“无毒不丈夫”,选择杀人,为的就是自己的儿子能够“仕途高升”,自己的后代也能够顺利走上科举仕途。而这在如月身上也同样体现过。在被怀玉逼迫之时,如月想到了母亲和自己的遭遇,想到了“万不能让孩儿再像我一样”,为了不让“母子苟活无通路”,她也选择了“杀心动”、“恶念生”,说到底也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孩子。

关于贪念。曾经“衣衫褴褛”、几次差点死去的怀玉在被云良认为义父后被照料得“十分周全”,连他本人都感慨“得福报被认义父何其幸”、“耆年孤老有人疼”,曾经“无儿无女”的怀玉在错认云良为子后,更觉自己“有麟儿,有贤媳”,甚至畅想“将来再有一个小孙子”。可以讲,曾经的孤苦在这一刻似乎都得到了弥补,看似圆满的人生,只要怀玉如之前所想“安安生生做家翁”的话,不难想象,他是可以“颐养天年”的。但是怀玉想的却是如月“出身青楼,若是被揭发,岂不毁了我吴家三代”,也就是说,为了贪图三代的科举

机会,怀玉才选择了“断不能眼睁睁看着云良被她拖累”。同样,“非良人不嫁”的如月嫁了她心目中的良人,想要“自赎自身”的她也离开了青楼,夫妻琴瑟和谐,虽日子过得苦些,却也“苦中带甜”,但是如月却选择了强行“督促”、“打发”云良去参加科举,甚至将自己的身世借与云良使用,从而导致之后祸事的出现。

据此可知,该剧明确传递出恶不可取的观念。但也同时说明,恶由心生。因此,为了避免恶的产生,人必须管控住人性中的自私与贪念。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善,该剧在弘扬了善的美好的同时,还辩证地提出了对善的两重性的思考。在生活中,人在趋善避恶的前提下,也应当注意善也会招致恶的到来。因为,自私与贪念也属于人性的一部分,而且其爆发只在一念之间。这种辩证的思考将该剧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也引发了对人性,对善恶抉择的深刻思考。

(三)基于悲剧美的精神升华

根据上文可知,无论是对孤苦命运的克服与无果,还是人对命运的抗争,以及对善与恶的抉择,《今夕何夕》中的人物悲剧都反映了人生的真实。所谓真善美,即善与美得以发生是与“真”撇不开关系的。能够直面真实的人生,正是体味善与美的基础,显然,反映真实的《今夕何夕》已为此提供了条件。

因此,《今夕何夕》在让人感受到善的主旨的同时,也能够让人充分地感受到悲剧美。悲剧美是在怜悯、恐惧基础上升华出的崇高感^[7]。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就曾定义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8]。无论是剧中集美貌、善良、聪慧、孝顺等美好品质于一身的美好人物,还是琴瑟和谐、两情相悦、至死不渝的美好爱情抑或是儿子高中、儿媳贤惠的美好家庭,在被打碎时,都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产生怜悯、恐惧之情,从而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

而由朗吉弩斯最早提出,后又经过柏克、康德、利奥塔等的不断完善,崇高已然成为美学的重要概念。剧中人物的善,尤其是在如月可以杀死对方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却依旧放下屠刀,救人一命的选择更是让人感受到“伟大心灵的回声”^[9]。悲剧不仅可以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更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

综上可知,渔鼓戏《今夕何夕》仅仅通过三个人物便展示出了人生百态,而作为该剧的“底色”,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展现出的人生悲剧更是内蕴丰富,发人深省。《今夕何夕》通过悲剧

的形式提出了人生需要面对的问题,同时也借三个人物的选择给出了相应的答案,以及剧后的思考,可以说,该剧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马立婧. 渔鼓戏《今夕何夕》:地方小戏的青春化表达[N]. 光明日报,2024-08-14(16).
- [2]王伟. 黄金时代里一个孤苦漂泊者的梦:电影《黄金时代》评析[J]. 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5(1):60-63.
- [3]侯飞. 从身份困感到自我确认:裘帕·拉希莉小说《同名人》的成长主题解读[D]. 苏州:苏州大学,2011.
- [4]程俊英. 诗经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6]王孟月,邓根芹. 中西人性自由与悲剧命运的抗对比:以《俄狄浦斯王》和《梁山伯与祝英台》比较为例[J]. 名家名作,2024(6):46-48.
- [7]李文斌. 悲剧和悲剧美[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1):10-13.
- [8]亚里士多德,贺拉斯. 诗学·诗艺[M]. 罗念生,杨周翰,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9]章安祺. 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A tragic study on the characters in the small theatre Yugu Opera *What a Night It Is Tonight*

LI Yan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Binzhou 256603, China)

Abstract: The small theatre Yugu Opera *What a Night It Is Tonight* in Binzhou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ells the love and hate among three characters, namely Ruyue, Yunliang and Huaiyu. The tragedy of the characters permeates the opera, manifested as the entanglement of lonely fates, the disillusionment of beautiful families and the shattering of social ideals. The reasons for this lie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one's own will and the will of others, the duality of kindness and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the inescapable shackles of identity. Through the tragedy of the characters, *What a Night It Is Tonight* reproduces people's struggle against fate, enlightens people on the choice between good and evil, and achieves a spiritual sublimation based on the beauty of tragedy.

Keywords: small theatre; Yugu Opera; *What a Night It Is Tonight*; characters image; destiny; tragedy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李彦红. 小剧场渔鼓戏《今夕何夕》中人物形象的悲剧性研究[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5,42(3):94-101.

LI Y H. A tragic study on the characters in the small theatre Yugu Opera *What a Night It Is Tonight* [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2025,42(3): 94-101.